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

施耐庵
羅貫中 著

潘淵校點

水滸金傳

顧廷龍題



四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三十七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

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賁發了那個教師，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，睜着眼喝道：「這廝那裏學得這些烏鎗棒，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！我已分付了衆人休睬他，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，把銀子賞他，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！」宋江應道：「我自賞他銀兩，卻干你甚事？」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：「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？」宋江道：「做甚麼不敢回你話！」那大漢提起雙拳，劈臉打來，宋江躲個過。那大漢又趕人一步來，宋江卻待要和他放對，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，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，一隻手提住腰胯，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，踉蹌一交，顛翻在地。那大漢卻待掙扎起來，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。兩個公人勸住教頭，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，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：「使得使不得，叫你兩個不要慌！」一直望南去了。

宋江且請問：「教頭高姓？何處人氏？」教頭答道：「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，姓薛，名永，祖父是老种經略相公帳前軍官，爲因惡了同僚，不得陞用，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，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。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姓宋，名江，祖貫鄆城縣人氏。」薛永道：「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便是。」薛永聽罷便拜，宋江連忙扶住道：「少叙三杯如何？」薛永道：「好，正要拜識尊顏，小人無門得遇兄長。」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，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。只見酒家說道：「酒肉自有，只是不敢賣

與你們喫。」宋江問道：「緣何不賣與我們喫？」酒家道：「卻纔和你們廝打的大漢，已使人分付了：若是賣與你們喫時，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。我這裏卻是不敢惡他。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，誰敢不聽他說？」宋江道：「既然恁地，我們去休，那廝必然要來尋鬧。」薛永道：「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，一兩日間，也來江州相會。兄長先行。」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，辭別了自去。

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，又自去一處喫酒，那店家說道：「小郎已自都分付了，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？你枉走，甘自費力，不濟事。」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則聲不得。連連走了幾家，都是一般話說。三個來到市梢盡頭，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，正待要去投宿，卻被他那裏不肯相容。宋江問時，都道：「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，不許安着你們三個。」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，三個便拽開腳步，望大路上走着，看見一輪紅日低墜，天色昏暗，但見：

暮烟迷遠岫，寒霧鎖長空。群星拱皓月爭輝，綠水共青山鬪碧。疏林古寺，數聲鐘韻悠揚，小浦漁舟，幾點殘燈明滅。枝上子規啼夜月，園中粉蝶宿花叢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見天色晚來，心裏越慌。三個商量道：「沒來由看使鎗棒，惡了這廝。如今閃得前不巴村，後不着店，卻是投那裏去宿是好？」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。宋江見了道：「兀那裏燈光明處，必有人家，遮莫怎地陪個小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」公人看了道：「這燈光處又不正路上。」宋江道：「沒奈何。雖然不在正路上，明日多行三二里，卻打甚麼不緊。」三個人當時落路來，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

來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，莊客聽得，出來開門道：「你是甚人？黃昏半夜來敲門打戶！」宋江陪着小心答道：「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，今日錯過了宿頭，無處安歇，欲求貴莊借宿一宵，來早依例拜納房金。」莊客道：「既是恁地，你且在這裏少待，等我人去報知莊主太公，可容即歇。」莊客人去通報了，復翻身出來說道：「太公相請。」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裏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，太公分付，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，就與他們些晚飯喫。莊客聽了，引去門首草房下，點起一碗燈，教三個歇定了，取三分飯食、羹湯、菜蔬，教他三個喫了。莊客收了碗碟，自人裏面去。兩個公人道：「押司，這裏又無外人，一發除了行枷，快活睡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」宋江道：「說得是。」當時去了行枷，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，看見星光滿天，又見打麥場邊屋後，是一條村僻小路，宋江看在眼裏。三個淨了手，人進房裏，關上門去睡。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：「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。」正說間，聽得莊裏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，一到處照看。宋江在門縫裏張時，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，把火一到處照看。宋江對公人道：「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，件件都要自來照管。這早晚也未曾去睡，一地裏親自點看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，莊客連忙來開了門，放入五七個人來：爲頭的手裏拿着朴刀，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。火把光下，宋江張看時，「那個提朴刀的，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。」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：「小郎，你那裏去來？和甚人廝打？日晚

了，拖鎗拽棒！」那大漢道：「阿爹不知，哥哥在家裏麼？」太公道：「你哥哥喫得醉了，去睡在後面亭子上。」那漢道：「我自去叫他起來，我和他趕人。」太公道：「你又和誰合口？叫起哥哥來時，他卻不肯干休。你且對我說這緣故。」那漢道：「阿爹，你不知：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，叵耐那廝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，便去鎮上撒科賣藥，教使鎗棒，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，分文不要與他賞錢。不知那裏走一個囚徒來，那廝做好漢出尖，把五兩銀子賞他，減俺揭陽鎮上威風。我正要打那廝，堪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，打了一頓，又踢了我一腳，至今腰裏還疼。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，不許着這廝們喫酒安歇，先教那廝三個今夜沒存身處。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，趕將去客店裏，拿得那賣藥的來，儘氣力打了一頓，如今把來吊在都頭家裏。明日送去江邊，捆做一塊，拋在江裏，出那口鳥氣。卻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，前面又沒客店，竟不知投那裏去宿了。我如今叫起哥哥來，分投趕去捉拿這廝。」太公道：「我兒休恁地短命相。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，卻干你甚事！你去打他做甚麼？可知道着他打了，也不曾傷重。快依我口便罷，休教你哥哥得知。你喫人打了，他肯干罷？又是去害人性命！你依我說，且去房裏睡了。半夜三更，莫去敲門打戶，激惱街坊。你也積些陰德。」那漢不顧太公說，拿着朴刀，逕入莊內去了。太公隨後也趕人去。

宋江聽罷，對公人說道：「這般不巧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卻又撞在他家投宿，我們只宜走了好。倘或這廝得知，必然喫他害了性命。便是太公不說，莊客如何敢瞞？」兩個公人都道：「說的是，事不宜遲，及早快走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們休從大路出去，撥開屋後一堵墻子出去罷。」

兩個公人挑了包裹，宋江自提了行枷，便從房裏空開屋後一堵壁子，三個人便趁星月之下，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。正是慌不擇路，走了一個更次，望見前面滿目蘆花，一派大江，滔滔浪滾，正來到潯陽江邊。有詩爲證：

撞入天羅地網來，宋江時蹇實堪哀。纔離黑煞凶神難，又遇喪門白虎災。

只聽得背後喊叫，火把亂明，吹風胡哨趕將來，宋江只叫得苦道：「上蒼救一救則個！」三人躲在蘆葦叢中，望後面時，那火把漸近，三人心裏越慌，腳高步低，在蘆葦裏撞。前面一看，不到天盡頭，早到地盡處。定目一觀，看見大江攔截，側邊又是一條闊港。宋江仰天嘆道：「早知如此的苦，權且在梁山泊也罷。誰想直斷送在這裏！」

宋江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。宋江見了，便叫：「梢公，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，俺與你幾兩銀子。」那梢公在船上問道：「你三個是甚麼人？卻走在這裏來？」宋江道：「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，一味地撞在這裏。你快把船來渡我們，我多與你些銀兩。」那梢公聽得多與銀兩，把船便放攏來，三個連忙跳上船去，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裏，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揀開了船。那梢公一頭搭上櫓，一面聽着包裹落艙，有些好響聲，心裏暗喜歡。把櫓一搖，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。

岸上那夥趕來的人，早趕到灘頭，有十數個火把，爲頭兩個大漢，各挺着一條朴刀，隨後有二十餘人，各執鎗棒，口裏叫道：「你那梢公，快搖船攏來！」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，說道：「梢公，卻是不要攏船，我們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。」那梢公點頭，只不應岸

上的人，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的搖將去。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：「你那梢公，不搖攏船來，教你都死！」那梢公冷笑幾聲，也不應。岸上那夥人又叫道：「你是那個梢公？直恁大膽！不搖攏來！」那梢公冷笑應道：「老爺叫做張梢公，你不要咬我鳥。」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：「元來是張大哥，你見我弟兄兩個麼？」那梢公應道：「我又不瞎，做甚麼不見你？」那長漢道：「你既見我時，且搖攏來和你說話。」那梢公道：「有話明朝來說，趁船的要去得緊。」那長漢道：「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。」那梢公道：「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、衣食父母，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子來。」那長漢道：「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。」那梢公又道：「我的衣飯，倒搖攏來把與你，到樂意！」那長漢道：「張大哥，不是這般說，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，你且攏來。」那梢公一頭搖櫓，一面說道：「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，卻是不搖攏來，倒喫你接了去！你兩個只得休怪，改日相見。」宋江不曉得梢公話裏藏鬪，在船艙裏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：「也難得這個梢公救了我們三個性命，又與他分說，不要忘了他恩德。卻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。」

卻說那梢公搖開船去，離得江岸遠了，三個人在艙裏望岸上時，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。宋江道：「慚愧！正是「好人相逢，惡人遠離」，且得脫了這場災難。」只見那梢公搖着櫓，口裏唱起湖州歌來。唱道：

老爺生長在江邊，不怕官司不怕天。昨夜華光來趁我，臨行奪下一金磚。

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，都酥軟了。宋江又想道：「他是唱耍。」

三個正在那裏議論未了，只見那梢公放下櫓，說道：「你這個撮鳥，兩個公人，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，今日卻撞在老爺手裏！你三個卻是要喫板刀麵？卻是要喫餛飩？」宋江道：「家長休要取笑！怎地喚做板刀麵？怎地是餛飩？」那梢公睜着眼道：「老爺和你耍甚鳥！若還要喫板刀麵時，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艍板底下，我不消三刀五刀，我只一刀一個，都剁你三個人下水去，你若耍喫餛飩時，你三個快脫了衣裳，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。」宋江聽罷，扯定兩個公人說道：「卻是苦也！正是『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』。」那梢公喝道：「你三個好好商量，快回我話！」宋江答道：「梢公不知，我們也是沒奈何，犯下了罪，迭配江州的人，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！」那梢公喝道：「你說甚麼閑話！饒你三個？我半個也不饒你！老爺喚做有名的狗臉張爺爺，來也不認得爹，去也不認得娘。你便都閉了鳥嘴，快下水裏去！」宋江又求告道：「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、財帛、衣服等項，盡數與你，只饒了我三人性命。」那梢公便去艍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，大喝道：「你三個要怎地？」宋江仰天嘆道：「爲因我不敬天地，不孝父母，犯下罪責，連累了你兩個。」那兩個公人也扯着宋江道：「押司，罷，罷，我們三個一處死休。」那梢公又喝道：「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，跳下江去。跳便跳，不跳時，老爺便剁下水裏去。」

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，恰待要跳水，只見江面上咿咿啞啞櫓聲響，宋江探頭看時，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。船上有三個人，一條大漢手裏橫着托叉，立在船頭上，梢頭兩個後生，搖着兩把快櫓，星光之下，早到面前。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：「前

面是甚麼梢公，敢在當港行事？船裏貨物，見者有分。」這船梢公回頭看了，慌忙應道：「原來卻是李大哥，我只道是誰來。大哥又去做買賣？只是不曾帶挈兄弟。」大漢道：「張家兄弟，你在這裏又弄這一手！船裏甚麼行貨？有些油水麼？」梢公答道：「教你得知好笑。我這幾日沒道路，又賭輸了，沒一文，正在沙灘上悶坐，岸上一夥人趕着三頭行貨來我船裏。卻是烏兩個公人，解一個黑矮囚徒，正不知是那裏人。他說道迭配江州來的，卻又項上不帶行枷。趕來的岸上一夥人，卻是鎮上穆家哥兒兩個，定要討他，我見有些油水喫，我不還他。」船上那大漢道：「咄，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？」宋江聽得聲音廝熟，便艙裏叫道：「船上好漢是誰？救宋江則個！」那大漢失驚道：「真個是我哥哥，早不出來！」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，星光明亮，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，不是別人，正是：

家住潯陽江浦上，最稱豪傑英雄，眉濃眼大面皮紅。髭鬚垂鐵綫，語話若銅鐘。凜凜身軀長八尺，能揮利劍霜鋒，衝波躍浪立奇功。廬州生李俊，綽號混江龍。

那船頭上立的大漢，正是混江龍李俊；背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，一個是出洞蛟童威，一個是翻江蜃童猛。

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，便跳過船來，口裏叫苦道：「哥哥驚恐。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，誤了仁兄性命。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，棹船出來江裏，趕些私鹽，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！」那梢公呆了半晌，做聲不得，方纔問道：「李大哥，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？」李俊道：「可知是哩！」那梢公便拜道：「我那爺，你何不早通個大名，省得着我做

出歹事來？爭些兒傷了仁兄。」宋江問李俊道：「這個好漢是誰？高姓何名？」李俊道：「哥哥不知，這個好漢卻是小弟結義的兄弟，原是小孤山下人氏，姓張，名橫，綽號船火兒，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。」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。

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灘邊來，纜了船，艙裏扶宋江并兩個公人上岸。李俊又與張橫說道：「兄弟，我常和你說：天下義士，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，今日你可仔細認着。」張橫敲開火石，點起燈來，照着宋江，撲翻身，又在沙灘上拜道：「望哥哥恕兄弟罪過！」宋江看那張橫時，但見：

七尺身軀三角眼，黃髯赤髮紅睛，潯陽江上有聲名。衝波如水怪，躍浪似飛鯨。惡水狂風都不懼，蛟龍見處魂驚，天差列宿害生靈。小孤山下住，船火號張橫。

張橫拜罷問道：「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？」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，今來迭配江州。張橫聽了說道：「好教哥哥得知：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，長的便是小弟，我有個兄弟，卻又了得，渾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，沒得四五十里水面，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，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，更兼一身好武藝，因此人起他一個異名，喚做浪裏白跳張順。當初我弟兄兩個，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。」宋江道：「願聞則個。」張橫道：「我弟兄兩個，但賭輸了時，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。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百錢的，又要快，便來下我船。等船裏都坐滿了，卻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，背着一個大包，也來趁船。我把船搖到半江裏，歇了櫓，拋了釘，插一把板刀，卻討船錢，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，我便定要他

三貫。卻先問兄弟討起，教他假意不肯還我，我便把他來起手，一手揪住他頭，一手提定腰胯，撲通地攬下江裏。排頭兒定要三貫，一個個都驚得呆了，把出來不迭。都斂得足了，卻送他到僻淨處上岸。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，等沒了人，卻與兄弟分錢去賭。那時我兩個只靠這件道路過日。」宋江道：「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！」李俊等都笑起來。張橫又道：「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，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，兄弟張順，他卻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。如今哥哥去時，小弟寄一封書去，只是不識字，寫不得。」李俊道：「我們去村裏央個門館先生來寫。」留下童威、童猛看船。三個人跟了李俊，張橫提了燈，投村裏來。走不過半里路，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。張橫說道：「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。」李俊道：

「你說兀誰弟兄兩個？」張橫道：「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。」李俊道：「一發叫他兩個來拜見哥哥。」宋江連忙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他兩個趕着要捉我。」李俊道：「仁兄放心。他弟兄不知是哥哥。他亦是我們一路人。」李俊用手一招，胡哨了一聲，只見火把人伴都飛奔將來。看見李俊、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，那弟兄二人大驚道：「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廝熟？」李俊大笑道：「你道他是兀誰？」那二人道：「便是不認得。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，滅俺鎮上威風，正待要捉他。」李俊道：「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，你兩個還不快拜。」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，撲翻身便拜道：「聞名久矣，不期今日方得相會。卻纔甚是冒瀆，犯傷了哥哥，望乞憐憫恕罪。」宋江扶起二位道：「壯士，願求大名。」李俊便道：「這弟兄兩個富戶，是此間人，姓穆，名弘，綽號沒遮欄；兄弟穆春，喚

做小遮攔：是揭陽鎮上一霸。我這裏有三霸，哥哥不知，一發說與哥哥知道。揭陽嶺上嶺下，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；揭陽鎮上，是他弟兄兩個一霸；潯陽江邊做私商的，卻是張橫、張順兩個一霸：以此謂之三霸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我們如何省得？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，望乞放還了薛永。」穆弘笑道：「便是使鎗棒的那廝？哥哥放心。」隨即便教兄弟穆春：「去取來還哥哥。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。」李俊說道：「最好，最好。便到你莊上去。」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，就請童威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，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，置辦酒食，殺羊宰豬，整理筵宴。

一行衆人等了童威、童猛，一同取路投莊上來，卻好五更天氣。都到莊裏，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，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。宋江看那穆弘時，端的好表人物，但見：

面似銀盆身似玉，頭圓眼細眉單，威風凜凜逼人寒。靈官離斗府，佑聖下天關。武藝高強心膽大，陣前不肯空還，攻城野戰奪旗旛。穆弘真壯士，人號沒遮攔。

宋江與穆太公對坐。說話未久，天色明朗，穆春已取到病大蟲薛永進來，一處相會了。穆弘安排筵席，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，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。次日，宋江要行，穆弘那裏肯放，把衆人都留在莊上，陪侍宋江去鎮上閑翫，觀看揭陽市村景致。又住了三日，宋江怕違了限次，堅意要行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，當日做個送路筵席。次日早起來，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，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，卻來江州，再得相會。穆弘道：「哥哥但請放心，我這裏自看顧他。」取出一盤金銀，送與宋江，又賁發兩個公人些銀兩。臨動身，張橫在穆弘莊上

央人修了一封家書，央宋江付與張順，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。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，穆弘叫隻船來，取過先頭行李下船。衆人都在江邊，安排行枷，取酒食上船餞行，當下衆人灑泪而別。李俊、張橫、穆弘、穆春、薛永、童威、童猛一行人，各自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。這梢公非比前番，拽起一帆風篷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依前帶上行枷，兩個公人取出文書，挑了行李，直至江州府前來，正值府尹陞廳。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，雙名得章，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，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。那人爲官貪濫，作事驕奢。爲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去處，抑且人廣物盈，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。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廳下。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，便問道：「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？」兩個公人告道：「於路上春雨淋漓，卻被水濕壞了。」知府道：「快寫個帖來，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，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」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。當時江州府公人賁了文帖，監押宋江并同公人，出州衙，前來酒店裏買酒喫。宋江取三兩來銀子，與了江州府公人，當討了收管，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。那公人先去對管營，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，交割，討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，千酬萬謝，相辭了入城來。兩個自說道：「我們雖是喫了驚恐，卻賺得許多銀兩。」自到州衙府裏伺候，討了回文，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。

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情，差撥到單身房裏，送了十兩銀子與他，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，營裏管事的人，并使喚的軍健人等，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，因此無一個不

歡喜宋江。少刻引到點視廳前，除了行枷，參見管營，爲得了賄賂，在廳上說道：「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：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，但凡新人流配的人，須先喫一百殺威棒，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。」宋江告道：「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，至今未曾痊可。」管營道：「這漢端的似有病的，不見他面黃肌瘦，有些病症。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。此人既是縣吏出身，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。」就時立了文案，便教發去抄事。宋江謝了，去單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頓了。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，都買酒來與他慶賀。次日，宋江置備酒食，與衆人回禮。不時間，又請差撥、牌頭遞杯，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。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，自落的結識他們。住了半月之間，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。自古道：「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」

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，那差撥說與宋江道：「賢兄，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？今已一旬之上了。他明日下來時，須不好看。」宋江道：「這個不妨。那人要錢，不與他。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，只顧問宋江取不妨。那節級要時，一文也沒。等他下來，宋江自有話說。」差撥道：「押司，那人好生利害，更兼手腳了得。倘或有些言語高低，喫了他些羞辱，卻道我不與你通知。」宋江道：「兄長由他，但請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與他，也不見得。他有個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見得。」正恁的說未了，只見牌頭來報道：「節級下在這裏了，正在廳上大發作，罵道：『新到配軍，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！』」差撥道：「我說是麼？那人自來，連我們都怪。」宋江笑道：「差撥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。小可且去和他說話。」差撥也起身道：「我們不要見他。」宋江別了差撥，

離了抄事房，自來點視廳上，見這節級。

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廝見，有分教：江州城裏，翻爲虎窟狼窩；十字街頭，變作屍山血海。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，掀開地網上梁山。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麼相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闖浪裏白跳

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，出抄事房來，到點視廳上看時，見那節級掇條凳子坐在廳前，高聲喝道：「那個是新配到囚徒？」牌頭指着宋江道：「這個便是。」那節級便罵道：「你這黑矮殺才，倚仗誰的勢要，不送常例錢來與我？」宋江道：「人情人情，在人情願。」你如何逼取人財？好小哉相！」兩邊看的人聽了，倒捏兩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罵：「賊配軍，安敢如此無禮！顛倒說我小哉！那兜馱的，與我背起來，且打這廝一百訊棍！」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見說要打他，一閃都走了，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。

那人見衆人都散了，肚裏越怒，拿起訊棍，便奔來打宋江。宋江說道：「節級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」那人大喝道：「你這賊配軍，是我手裏行貨，輕咳嗽便是罪過！」宋江道：「你便尋我過失，也不到得該死。」那人怒道：「你說不該死，我要結果你也不難，只似打殺一個蒼蠅。」宋江冷笑道：「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，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，卻該怎地？」那人聽了這話，慌忙丟了手中訊棍，便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宋江又答道：「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，你問我怎的？」那人慌了手腳，拖住宋江問道：「你正是誰？那裏得這話來？」宋江笑道：「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。」那人聽了大驚，連忙作揖說道：「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。」宋江道：「何足掛齒！」那人便道：「兄長，此間不是說話處，未敢下拜。同往城裏叙懷，請兄長便行。」宋江道：「好，節級少待，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。」